

广州作家创作丛书

陈绍伟自选集



广州出版社

陈绍伟自选集

广州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陈绍伟, 1941年4月5日生, 广东新会人, 早年从教10年, 后在文化部门任职。自五十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, 有200多万字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歌词、杂文、评论面世。主要在诗园耕耘。参与创办多种报刊, 主编《花地》文学杂志10年之久, 现任《华夏诗报》主编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广州市文联副主席、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市白云区文联主席、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室特聘作家、副编审。至今, 出版了11部文学书籍(详见“陈绍伟书目”)。参与《诗歌美学辞典》、《历代抒情诗鉴赏集成》等撰稿, 有三四十种选本收入了他的作品。

人 化 石

陈伯伟

一百年后

我俩变成一块化石

一块

供后人考古的化石

那叶脉斑纹

呈一个心形

再也抹不去

翠绿的思恋

只有化石的主人

会品味一个

永恒的故交

一九九二年八月于广州白云山书后乐

陈绍伟，1941年4月5日生，广东新会人，早年从教10年，后在文化部门任职。自5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，有200多万字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歌词、杂文、评论面世。主要在诗园耕耘。参与创办多种报刊，主编《花地》文学杂志10年之久，现任《华夏诗报》主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广州市文联副主席、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市白云区文联主席、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室特聘作家、副编审。至今，出版了11部文学书籍（详见“陈绍伟书目”）。参与《诗歌美学辞典》、《历代抒情诗鉴赏集成》等撰稿，有三四十种选本收入了他的作品。

●文学伴我行（代序）

1

在炎热的夏天，我翻箱倒柜取出一叠叠积存的旧作，有的报刊的纸质已变黄了。我对那些旧作，并不是那么看重的。当接到样报、样刊后，除了随手在一本簿子上记录篇目外，就分年一捆一捆地堆放起来，若不是编书，它难以重见天日了。

这一回，有了一个意外的机会，编选“自选集”才又一次翻检它。

花了好几天时间重读一遍，不禁汗颜。那 200 多万字的零篇碎什（专著除外），就是这近 20 年的劳作？

我在沉思，这些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？

人是不能靠回忆过日子的，但又不得不回忆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只要回忆不是一种炫耀，不是一种陶醉就好。反思，先有“反”，才有“思”。

2

文学伴我行。

我在步入文坛之前，是先入画坛的。

说来惭愧，记得在小学 3 年级时，竟是语文考试不合格，故

从小没有做过“作家梦”。我清楚记得，那一次，连学生手册也不敢交给家长看。但“丑妇见家翁”，期考语文不合格一事，始终瞒不过去。我在一个假期，被母亲关在家中补习，后来补考成绩还不错，但因是补考，只算作 60 分（谢天谢地！）。

这是一段丑闻。

也就是这一年，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父亲大概为让我学得一门手艺，好在他身后令我能谋生，他带我到朋友——著名的岭南画派画家李守真先生处拜师学画。

没有语文天份的我，倒是迷上了国画。每一周，我去李师家 3 次。李师每次都先取出他两三件作品让我欣赏，然后取出几张“斗方”（旧尺 8 寸×10 寸）大的宣纸示范作画。我把画稿带回家临摹。下次，李师一一评点。临摹很乏味，我不安分，偷偷地把学过的技巧“组合”成一张“作品”。这免不了受到李师的责备。这一“责备”，让我领悟到练好基本功的重要，直到初中一时，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广州青年画展，经李师同意才斗胆画作品送展。这次，获了个“优秀奖”（是没有分等级的）。以后，一发不可收，凡业余画展都有作品送展。最“登峰造极”的是在 1959 年，在这次画展上展出 4 件作品，其中一件是 4 全张宣纸连起来的花鸟画《风华正茂》。

但是，“好景不长”。我进师范学校读书了，是寄宿生，多人挤在一间宿舍，没有一寸地方是自己的领地，要摆开颜料、笔墨，铺开纸张作画不大可能了。又正遇上大搞“勤工俭学”，连正课也挤了，何来时间作画？

此时，有了另一转机。我担任了班的“宣传委员”，少不了出墙报。画些花花草草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文章不够时也得自己又写又编。于是，少拿画笔，却拿起钢笔（那时圆珠笔还不流行），也是“一发不可收”！

画画的条件不好，读书的条件倒是有的。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少，我和管理员混得熟落，破例准许直进书库取书。我吃过学画时“未学行，先学走”的教训，变得老实点了。在午睡时，偷偷看书；在晚自习后，仍是看书；甚至期末考试有3天自习时间，也竟躲进西村水泥厂的大涵管里看书！囫圇吞枣，哲学、文学、天文、地理，都浏览。读书多了，手也痒了，写些诗歌、短文，放进信封往大报刊投去（报刊是“邮资整付”，一分钱一个信封“搞掂”）。投去的稿子，不是石沉大海，就是得到铅印的退稿信。也偶有命中的，那份高兴劲儿，比画作展出还兴奋。

终遇贵人。1962年10月，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在一个月内，连续发表了我的3篇文艺随笔。更令我感动的是，“花地”副刊编辑余达迟来到偏远的石榴岗——我任教的学校找我。他先是见了学校负责人，等到我下课又和我细谈一番，他从我是否已经谈恋爱到教书、写作都扯到了。已经谈到中午，他午饭也不吃又赶回城去！以后，我有了稿子，送到他的“斗室”求教。

“文革”后，他进了“干校”，我也受到“重点批判”——家中保存的几十卷国画被取走了，发表及未发表的稿子取走了。日记也取走了，习艺从文的心也就死了。

命运不可预知。1970年，广州市郊区成立“文艺宣传队”，“贫宣”队长找我谈话，说要去“文艺宣传队”接受“再教育”，发挥我的“一技之长”。于是，我去报到，做着一天可以写一个小戏、几个演唱节目的活儿。

这个集体是不错的，农村来的队员对我挺关照。宣传队在旧舞台住宿，他们把能挡风雨的后台过道给我安铺。在这段日子，我开阔了视野，接触了多种文艺样式，也练就了“快笔”。

以后，编小报、办小刊、办《花地》文学杂志，在文学界

里串门……当然，画是半途而废了。现见到老师、见到原市文化馆的美术干部问起我为什么不画画了，三言两语也讲不清，现在此作个交待。我是感激他们的，感激一切扶持过我的师长、朋友及亲人们（连同感谢给我语文考试不合格，后来又使我合格的老师）。生活是良师。艺术是相通的，举一可反三。从这意义上说，每一步，都没有白走！

3

我尝试过多种文学样式——除影视剧本外，话剧、粤剧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歌词、杂文、评论等等都尝试过了。收入“自选集”的主要有5种文学样式（诗歌、散文、纪实文学、杂文及文学评论），并非我是在这几方面取得什么成绩，而这是我在80、90年代主要的耕耘罢了。

关于诗歌。我在这方面，说的话太多了。一句话，我是求诗写得现实一点（也带有几分浪漫——如爱情诗就是这样）、真情一点、流畅一点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新潮诗论，我深感做到也不容易，也就追求下去。限于本集的篇幅，有一些较长的抒情诗未能收入。

关于散文。我力求写得扎实一点，不要太随意，太漫不经心。因此，产量不高，自愧不如人。

关于纪实文学（报告文学）。纪实文学现正行时，但声誉也不大好。确是有为混钱而在“炮制”的“纪实文学”，但也有老老实实在地写纪实文学的。鄙人属于哪一类？不好自作定论。在1992年底，我和郭仲强先生、郑逸夫先生等人在一间大排档式的餐厅吃饭，我借酒狂言了。我对郭兄说，你是写纪实文学的行家里手，我也要来试试，我写的会与你不同！归后，我不能

食言，先是试写了《南中国保姆潮》，接着又写了10来篇。感谢《广州日报》编辑友人的看重，《南中国保姆潮》评了个《广州日报》1993年度“好稿一等奖”，给了我信心。其实，我自知是写不过好些朋友的，我只能找新的切入口，写南中国题材，写社会问题，行文时发挥写诗和写评论的“优势”（还算有点儿“优势”的话）。也很感谢广州出版社，在第二年（1994年），为我及郭仲强先生合编了纪实文学集《南中国开放世界大写真》出版。两人笔法各异，各有存在的空间。

关于杂文。以前，我写过一些“思想杂谈”，收入本书的主要是“经济杂文”。“在商言商”，但我从来没有直接“下海”经商，却在乱发议论。这得助于《信息时报》了。10年前，《信息时报》创刊，这是大陆第一家经济信息大报。老朋友黄泳瑜先生负责编一个副刊。他来征求朋友意见，我们主张这副刊（后取名“新潮”）应是经济文学副刊才有个性，副刊应有言论，谈的应是经济问题。这口一开，黄兄约稿来了，不得不遵命。于是，我从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经济信息中，又发挥“评论优势”，一篇一篇写下去。以后，朋友办的经济类报纸也来约稿，开专栏，又硬着头皮写下去。设“专栏”是办报的老章法，有专栏就有专栏作家。专栏对培养作家功不可没。经济杂文，难在不“就事论事”，有点超前意识，揭示某些规律，做到这颇不容易了。但愿能探索下去。

关于文学评论。这是我的“主业”，其中，又侧重在诗歌评论上。我主要从事这几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对诗歌史料的甄别、整理如查证胡适的《尝试集》不是中国新文学史的“第一本诗集”，“推翻”我国新文学史这一错误定论，等等。二是鉴赏诗作，这已出版了3本诗歌鉴赏集子。三是评论当代作家、诗人。这数章写了不少，有的是花了力气写的，有的实属“广告”。

前者的篇幅较长（有的一万多字），不好收入；后者实在没有必要收入（现在也尽量少写了）。故此类文章在“自选集”中空缺，留在日后有机会另编好了。“自选集”是难求全的（小说、剧本、歌词等也未收入——好些不忍再读了）。关于追踪诗坛、文坛现状的文稿分量较大，发表后，读者议论也较多。同一类问题的，“自选集”略选一二，以备存考。我很敬佩巴金先生“说真话”的人品和胆色。我从来不奢求读者百分之百赞同我的观点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；我只是一家之言，我只求有不同意见者光明正大地公开发表不同意见（我敬重他们）。私下议论虽然也可以活跃思想，但听的人不多，我也受益不到。更可怕的是，有的私下议论的人，对所议论的话是不准备负什么责任的，将来“风向一转”，又是“一贯正确”了。这种“朋友”，欠缺真诚！得罪了，不求包涵。

4

入选的旧作，分类以写作先后为序，目的是便于看清轨迹。对旧作，主要对前排印不大规范和误排之处，作一些统稿和校正；只有极个别篇章，作了一些不伤原意的文字润饰，仍尽量保留发表时的原貌。因为，毕竟是旧作了，年月久远，幼稚与谬误，都只好存真。此外，对一些篇目，写了几则“附记”，说明一些情况。

编完这本“自选集”，没有丝毫轻松感，反而心情更为沉重了。

那一行足迹远去了，来日的路在前方？

文学这条路是十分不好走的。我的小孩在报考大学时，我主张他考中文系。他直言：像你写到那样已不容易，又有什么

出息？我哑然了。我的确是不出色的文人，下一代是应该出色的。但是，出色的文人大有人在，当然，“出色观”不同，也只好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了。

我属“执迷不悟派”，文学这条路，还是要走下去的。录下两首已发表过的小诗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及未来的开篇语。

其一：《在图书馆沉思》

走进浩大的藏书楼
赖以生存的地球变小了
通向未来的知识海洋变大了
我那些小小的著作呢
被淹没在汪洋大海里
一切无知者
在这里也许能医治狂妄的顽症

其二：《告别脚印》

欣赏自己的脚印
靠回忆过日子
人虽然还活着
生命早已终结
踏着坚实的脚步走向未来
明天才有我的位置

陈绍伟

1995年7月8日于广州云苑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杨 斌

封面设计 蒙复日

书名 陈绍伟自选集

作者 陈绍伟

出版 广州出版社

排版 广州穗成贸易公司印刷厂电脑排版中心

印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

规格 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.75 印张 30.85 万字

版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册

书号 ISBN7—80592—372—81I • 115

定价 19.00 元

目 录

文学伴我行（代序）/1

● 诗歌卷

米仔兰/2

在长城拍照/3

松花江水/4

北大荒/5

——致艾青

画山观马/6

望金门/7

珍妃井题句/8

山城雾/9

杜甫草堂沉思/10

你在哪里/11

窗 口/13

失 落/14

香港呵香港/15

等待点燃的红蜡烛/20

眼 睛/21

红豆与小海螺/22

■目 录

- 古 井/24
访泰诗情/25
 泼水节风情
 曼谷之夜
读 你/27
人化石/28
邂 逅/29
写给凉山/30
西双版纳写意/31
 拴线礼
 江 浴
柠 茶/33
婚纱影廊/34
婚礼进行曲/35
散文诗 9 章/36
 我从珠江来
 早醒的太阳
 三原色
 生日卡
 相聚与分别
 致巴西铁
 绿 萝
 红叶抒怀
 雨花石的启迪

● 散文卷

- 从萧红墓地归来/42

- 洁白的玉兰/46
椰 韵/51
天涯情思/54
船形屋旁的歌声/57
辛勤的浇花人/61
——悼念萧殷
我凝望案头的照片/63
——追忆和巴金的一次会见
正白旗村 39 号/68
——曹雪芹故居散记
呼兰河的怀念/73
——萧红故居散记
素笺情/77
——怀念诗人田间
海 恋/80
岁月的影光/85
龙的遐思/90
一片心香 华彩照人/94
——致张香华女士
寄台湾诗人洛夫/98
书 情/102
古镇王村一日/107

● 杂文卷

- 文艺与商品/113
“鞋文化”的喜与忧/117
“节”多未必喜/120

- 答《也议“节”多现象》/122
路遥经商又如何/125
从作家成为企业“文胆”说起/128
在“上帝”与顾客之间/130
醒来吧，大富豪/132
“百事可乐”，我为你捏了一把汗/134
假如你是“可口可乐”……/136
禹作敏案的思考/138
贺南京“香港城”关门大吉/141
唉，MBA/143
说适度/145
“名人”的诱惑/147
假如出让全条北京路/149
有感滥用“领导人”作广告/151
也谈企业文化投向的品位/153
不妨写写“歌星”的另一面/155
还是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/157
为何如此慷慨/159
高尔夫球好玩？/161
谁搭台？谁唱戏？/164
“纳税人”另一解/166
警惕“利森”/168

● 纪实文学卷

- 云空，呼唤着中华巨龙腾飞/171
——记大型团体操《凌云志》